



牛 虻

[爱尔兰] 伏尼契 著 李彭恩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平面设计 → 康笑宇工作室

ISBN 7-5402-1714-6



9 787540 217143 >

定价：13.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虻 / (爱尔兰)伏尼契(Voynich, E. L.)著;李彭恩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5

ISBN 7-5402-1714-6

I. 牛… II. ①伏… ②李… III. 长篇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5346 号

责任编辑:马明仁 倪新玉

牛 虻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1400 × 1000mm 大 32 开 7.25 印张 272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3.00 元

序 言

艾·丽·伏尼契一八六四年五月十一日生于爱尔兰科克市，幼年丧父，随母亲迁居伦敦。一八八二年她只身前往德国求学，三年后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一八八七年伏尼契学成回国，在伦敦接触到流亡到此地的各国革命者。其中，俄国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对她影响最大，在他的鼓励下，伏尼契于一八八七年前往俄国，在那里生活了两年，接触了彼得堡革命团体俄国民粹派的民意党人，积极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她曾冒着生命危险去探望被沙皇监禁在狱中的革命者，还在俄国和英国之间寄送宣传品。这些工作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回到英国后，她结识了从沙皇流放地逃出来的波兰革命者米·列·伏尼契并与其相爱，一八九二年他们结婚。在这段时间，她还认识了恩格斯、赫尔岑、普列汉诺夫等著名人物。一八九七年她的杰作《牛虻》问世，小说以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者的斗争为背景，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牛虻的形象。《牛虻》的出版为她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除《牛虻》外，她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如小说《杰克·雷蒙》（1901）、带自传性质的小说《奥利芙·雷瑟姆》（1904）、叙述牛虻离家出走后十三年经历的小说《中断了的友谊》。伏尼契晚年居住在美国，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牛虻》在世界各国都有广泛的读者。它的中译本自一九五三年出版以来，发行量达数百万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

主人公牛虻原名亚瑟，成长在佛罗伦萨一个富有的家庭，是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和他母亲的私生子。亚瑟在大学里参加了秘密革命组织青年意大利党，蒙泰尼里察觉此事，对此极为不安。后来，蒙泰尼里赴罗马任主教之职，卡尔狄神甫接任神学院院长。亚瑟向卡尔狄神甫忏悔时受骗说出了秘密革命组织的名称和自己偷运政治书籍的事实。卡尔狄神甫随即告密，亚瑟和一批党内同志被捕。

亚瑟出狱后，他的行为受到了党内同志的鄙弃，恰在此时，又得知自己的身世之谜。双重打击之下亚瑟精神失常。他砸碎神像，留下字条伪称自尽，本人则潜出海关，偷渡去了南美洲。那一年他十九岁。

在南美，他坠入了“真正的地狱之中”。他漂泊流浪，做过杂工和赌窟仆人，被一名水手打成残疾，伤愈后到杂耍班子充当小丑，受尽耻笑和侮辱。非人的遭

际极大地改变了亚瑟的相貌,以致十三年后他当年的恋人和父亲面对他竟然认不出来。

精神上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回到意大利后,牛虻成了反对教会最激烈的人。他对以蒙泰尼里为代表的教会势力进行了猛烈的和不妥协的斗争,力图唤醒对教会心存幻想的人们。

在一次偷运军火的行动中,他们被暗探和骑警包围,亚瑟开枪射击,这时蒙泰尼里突然出现,堵住了牛虻的枪口。牛虻一时精神恍惚,垂下了拿枪的手,因而被捕。蒙泰尼里到监狱中试图劝说牛虻放弃革命,保全性命。牛虻揭露他的伪善,谴责他当年的卑劣勾当。蒙泰尼里终于认出眼前的人正是自己的儿子。当牛虻要蒙泰尼里在儿子和上帝之间作出选择时,蒙泰尼里选择了上帝。

在蒙泰尼里主教的同意下,牛虻被判处枪决。但牛虻死后不久,蒙泰尼里也因“心脏动脉瘤破裂”而突然去世。

《牛虻》作为革命经典,已诞生一百多年,读书好比一场远足;一次探险,在和平年代,重读这部浸透着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你将发现什么?

目 录

序 言 001

第一卷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09

第三章 016

第四章 022

第五章 029

第六章 034

第七章 044

第二卷

第一章 057

第二章 065

第三章 075

第四章 082

第五章 089

第六章 096

第七章 103



目录

牛
虻

第八章	109
第九章	121
第十章	131
第十一章	138

第三卷

第一章	153
第二章	164
第三章	172
第四章	179
第五章	188
第六章	193
第七章	206
第八章	213
尾 声	222



第一卷



第一章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室里，正仔细翻查一叠布道文的手稿。那是盛夏六月一个炎热的傍晚，户牖洞开，为了凉爽起见，百叶窗的窗板半启半掩。神学院院长坎农·蒙泰尼里停笔片刻，抬起头来，慈爱地瞥了一眼俯在文稿上的那个青丝如黛的脑袋。

“找不到吗？亲爱的，没关系，这一段我是得重写了。它很可能被撕掉了，我让你忙活了这么久，白搭了工夫。”

蒙泰尼里讲话的声音虽然很低，但嗓音圆润、洪亮，音调银铃般清脆，这给他的话语平添了一种独特的魅力。那是天生的演说家的嗓音，极富于抑扬顿挫，每当他同亚瑟讲话的时候，那声调里总蕴含着一种爱抚意味。

“没关系，神甫，我一定要找到它，我确信你是放在这儿了。你即使重写一遍，也绝不可能写得跟原稿一模一样的。”

蒙泰尼里继续做他的事。窗外一只昏昏欲睡的金龟子懒洋洋地鸣叫，街上回荡着一个水果小贩拖着长音的凄凉叫卖声：“卖草莓喽！卖草莓喽！”

“《论治愈麻风病人》，它在这儿。”亚瑟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过房间，他那轻柔的步履常使素有教养的家人为之恼火。他身材瘦削，个子不高，与其说是三十年代的一位英国中产阶级少年，倒不如说更像一幅十六世纪肖像画中的意大利人。从长长的眉毛和敏感的唇吻，到纤小的手脚，身上每一部分都显得过于玲珑，过于小巧了。静坐时可能被误认为是一位身着男装的美丽少女；然而行动起来，其动作之矫捷迅疾，则令人联想到一只没有利爪的驯顺的美洲豹。

“真是那一段吗？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哪，亚瑟？好啦，我用不着再重写一遍了。咱们到花园里去吧，我来帮助你温习功课。你是哪一点弄不明白来着？”

他们出了门，进入幽静、荫翳的修道院花园。神学院占据的是一座古老的多明我教派修道院的房舍，二百年前这个庭院方方正正，布局俨然，在两排笔直的、修剪得很低的黄杨树篱围拢的空地上，种植了迷迭香和薰衣草。当年侍弄这些药草的白袍修士如今早已作古，并被人遗忘，然而在这仲夏之夜，那些香草依然

鲜花盛开,虽然再也没人作为药草采撷了。甬道上铺着的石板的缝隙间,长满一簇簇野生的欧芹和耨斗菜,庭院正中的一眼水井,已让位于羊齿叶和交织一起的景天草。玫瑰花枝繁叶茂,芜蔓的枝条爬过花间小径;树篱中间盛开着光灿灿的红罂粟花;高大的毛地黄在乱草丛上佝偻着腰;无人修剪、从不结实的老葡萄藤,攀附在无人照料的欧楂树枝丫上,随风摇曳;欧楂树则以固执的态度缓慢而忧伤地晃动着浓密的树冠。

在庭院的一角,一棵夏季开花的木兰亭亭玉立,枝繁叶茂,像一座宝塔,到处泼洒着乳白色的花朵。紧靠树身有一张粗糙的长凳,蒙泰尼里就在这长凳上坐下来。亚瑟正在大学里读哲学,在书本上碰到了疑难问题,于是跑来向神甫求教。他虽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在他看来,蒙泰尼里却是一部大百科全书。

“现在我该走了,”待那一个疑难问题解释明白以后,他说,“不知您还有什么别的事要我做。”

“我不想继续工作了,不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倒想让你再多待一会儿呢。”

“噢,那好吧!”他向后一仰,斜倚树干,透过浓密树枝的间隙,仰望最先出现在静谧天空中闪烁着微弱光芒的星星。那对梦幻似的、神秘的眼睛,在乌黑睫毛映衬下显得更蓝,那是他从生长于康沃尔郡的母亲那里接受的一份遗产。蒙泰尼里掉转头,避开那双眼睛。

“你好像累极了,亲爱的。”他说。

“我没有办法。”亚瑟的声音中透着倦意,神甫立刻注意到了。

“你不该那样急着去上大学,你看护病人,天天熬夜,已经精疲力竭。我本该坚持要你在离开里窝那以前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的。”

“噢,神甫,那又有什么用呢?家母去世后我在那座悲惨的房子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朱莉娅会逼得我发疯的!”

朱莉娅是他异母兄长的妻子,是插在他肋间的一根芒刺。

“我并不是希望你同你家里的人待在一起,”蒙泰尼里温和说道,“我也知道,对你说来,没有什么比那更难堪了。不过,你要是接受了你那位英国医生朋友的邀请,那就会好得多。在他家里住上个把月,回头再去上学,也许更合适。”

“不,神甫,我确实不该那样做!沃伦医生一家人都很善良、厚道,但他们并不理解我。再说,他们为我而难过——这是我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看得出来的——他们会尽力宽慰我,也就必然会谈到我母亲。当然,琼玛是不会的,甚至我们小时候,她就知道什么话不该说了,可别人是会说的。而且不单是为了这个。”

“还有什么原因呢,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枝低垂的毛地黄梗上捋下几朵花,焦躁地在掌中揉碎。

“那个小镇让我受不了。”他停顿片刻,然后开始说道,“那里有小时候她常给我买玩具的商店,有直到她病重前我搀扶她沿海滩散步的小路。无论走到哪

里，总是旧景依然，而物是人非，市场上卖花的姑娘手持花束迎面向我走来——好像我现在还需要那些鲜花似的！还有那教堂墓地——我非离开不可，一看见那地方就让我伤心……”

他说不下去了，坐在那儿将毛地黄的花铃儿扯得粉碎。那沉默如此长久，如此深沉，他不由得抬起头，诧异神甫为何默不作声。木兰树下，天色越来越昏暗，一切都好像变得黯淡模糊。但是尚有一丝余光足以照见蒙泰尼里那张死人般苍白的脸。只见他低着头，右手紧紧抓住长凳的边缘。亚瑟带着一种敬畏和诧异之感把目光移开，仿佛他无意之中闯进了圣地。

“我的上帝啊！”他心想，“在他身边我是多么渺小，多么自私啊！假如我的烦恼是他自己的烦恼，他也不至于比这更伤心了吧。”

不一会儿，蒙泰尼里抬起头来，向周围看了一下。“我并不想劝说你回那里去。眼下无论如何都不会，”他以最慈爱的语调说道，“但你必须答应我，今年暑假一定要好好休息。我想，你最好远远离开里窝那地区。我不能眼看着你的身体垮下去。”

“神学院放假以后您打算去哪里，神甫？”

“跟往常一样，我得带领学生们进山，看着他们在那儿安顿下来。不过，八月中旬副院长就度假回来了。我将设法进入阿尔卑斯山，换一换环境。你愿意同我一起去吗？我可以带着你在山里到处游荡，你一定喜欢研究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之类的东西吧。不过，也许跟我单独在一起你会觉得相当枯燥无味，是吗？”

“神甫！”亚瑟以朱莉娅所说的那种“感情外露的外国派头”拍着手说，“我无论如何也要跟您一起去。只是——我还说不准——”他停住不说了。

“你认为伯登先生不会答应？”

“他当然不喜欢，但是他也管不了。我已经十八岁了，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说到底，他不过是我的异母兄长罢了，我看不出我为什么非得服从他不可。他一向待母亲并不好。”

“话虽这么说，要是他竭力反对，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公然违拗他的意愿。那样你就会感到在家里的处境更难了，如果——”

“一点也不会更难！”亚瑟动情地插嘴说，“他们一向仇恨我，将来也会同样仇恨我——不管我做什么，都无关紧要。再说，詹姆斯怎会竭力反对我同您——同我的忏悔神甫一道出行呢？”

“别忘了，他是新教徒啊。不管怎样，你最好给他写封信，我们等候他的回音。一定要耐心，我的孩子，不管人们是恨你，还是爱你，要紧的是看你自己做的如何。”

这一责备是如此委婉，亚瑟听了几乎没有脸红。“是的，这我知道，”他叹口气，回答说，“不过，这太难了——”

“很遗憾，礼拜二晚上你没能来我这儿，”蒙泰尼里猝然改变话题，说道，“那

天阿雷佐的大主教来这儿，我本想让你们会面的。”

“我事先答应过一个同学去参加他宿舍的一次聚会，我要是不去，他们会一直等着我的。”

“什么样的聚会？”

这个问题好像使亚瑟颇为尴尬。“那——那不是个例会，”他神色紧张，略带口吃地说，“有位同学从热那亚归来，给我们做了一次讲话——我是说，做了个演讲。”

“他演说什么来着？”

亚瑟犹豫了：“您不会问我他叫什么名字吧，神甫？因为我答应过——”

“我根本不提任何问题，既然你答应过人家保守秘密，当然不应该告诉我，不过我觉得，现在你似乎可以信任我了。”

“神甫，我当然可以信任您。他讲的是——我们和我们对人民的责任——还有对——对我们自己的责任；他还讲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去帮助——”

“帮助谁？”

“农民——和——”

“和谁？”

“意大利。”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告诉我，亚瑟，”蒙泰尼里转向他，用极其严肃的语气说，“这个问题你考虑多久了？”

“自从——去年冬天。”

“在你母亲去世前？她知道这回事吗？”

“不——不知道。那时候我——我还没拿它当回事。”

“现在呢，你拿它当回事了？”

亚瑟又从毛地黄花茎上捋下一把花。

“事情是这样的，神甫，”他眼睛盯着地面，开口说道，“去年秋天准备入学考试的时候，我认识了很多同学，您大概还记得吧？他们当中有些人就给我谈起——谈起这些事，还借书给我看。当时我并不太留意，我总想赶快回家陪伴母亲。您是知道的，在那地牢一般的屋子里，跟他们在一起，她是多么孤单，单是朱莉娅那根舌头就足以要她的命了。到了冬天，家母病势更重，我把那些同学以及他们的书都丢在了脑后。后来，您知道，我根本就不到比萨来了。如果那时我想到过这回事，那我一定会对家母讲的，但我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了。后来我看出她快不行了——您知道，在她临终前的那些日子里，我差不多一直在陪伴她，我常常熬夜看护她，白天琼玛·沃伦来接替我的时候，我才能去睡一会儿。喔，正是在那些漫长的夜晚，我开始想到那些书，想到同学们说的那些话——并且开始考虑——他们的话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主对这一切会怎么说。”

“你问过我们的主吗？”蒙泰尼里的声音有些颤抖。

“经常这样做，神甫。有时候我向我们的主祈祷，求他指示我该怎样做，或者祈祷他让我随母亲一同去。可是我得不到任何回答。”

“可你从未向我吐露过一个字。亚瑟，我本希望你能信任我的。”

“神甫，您知道我是信任您的！但有些事是不能讲给别人听的。我——在我看来，没有人能帮助我——即使您或者母亲也不行，我必须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我自己要寻找的答案。要知道，这是关系到我的一生和整个灵魂的大事呀。”

蒙泰尼里掉转了头，凝视着欧植树枝之间的昏暗。苍茫暮色中，他的身影看上去朦朦胧胧，犹如一个阴暗的幽灵，立于更阴暗的树阴里。

“后来呢？”他慢吞吞地问道。

“后来——她去世了。您知道，她临终前的三个夜晚我一直守在她病榻前——”他突然中断，停顿片刻，而蒙泰尼里一动未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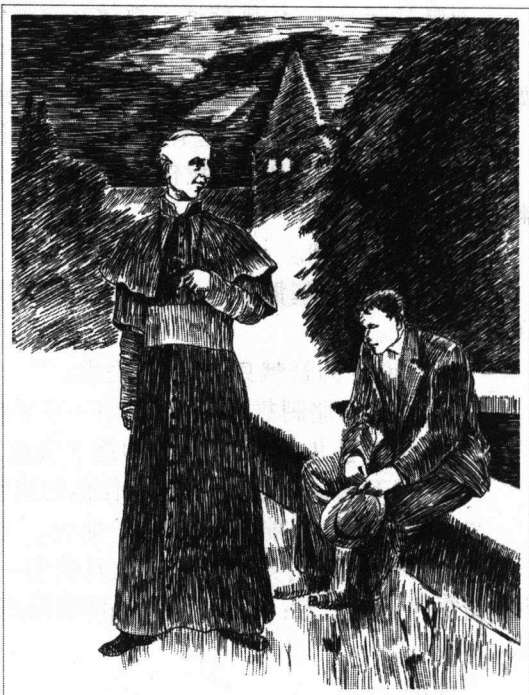
“在她殡葬前的整整两天里，”亚瑟用更低的声音接着说，“我什么都不能考虑。后来，葬礼结束以后，我就病倒了，您还记得，我没能来忏悔。”

“不错，我记得。”

“喔，那天夜里我从床上爬起来，走进母亲的房间。房里空荡荡的，只有壁龛里的大十字架还悬挂在那里。于是我想，也许上帝能帮助我。我就跪下来等候——等了一整夜。早晨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神甫，我没有办法解释，我无法告诉你我究竟看见了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我知道，上帝给了我回答，我不敢不听命于上帝。”

他们在黑暗中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蒙泰尼里转过身来，一只手搭在亚瑟肩头。

“我的孩子，”他说，“上帝不容许我说他并没有对你的灵魂讲话。但不要忘记这事是在你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下发生的，不要把由于悲痛或疾病所引起的幻觉当作上帝庄严的感召。如果通过死亡的阴影给你回答当真是上帝的意志，那也千万不要误解了上帝的话。你心里想要做的那件事究竟是什么？”



亚瑟站起身来，仿佛背诵宗教教义问答似的缓慢地回答：

“献身于意大利，帮助她挣脱一切奴役和悲苦，帮助她把奥地利人赶走，使她成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只有基督，没有国王。”

“亚瑟，想一想你在说些什么！你甚至还不是个意大利人呢。”

“那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仍然是我。我既然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就要为它献身。”

又是一阵沉默。

“你刚才说到基督给了什么启示——”蒙泰尼里缓缓开口说道，但亚瑟把他的话打断了。

“基督说：‘为吾献身者，必得重生。’”

蒙泰尼里将胳膊靠在树枝上，用一只手掌遮住眼睛。

“来，坐一会儿，我的孩子。”他终于说道。

亚瑟坐下来，神甫用力紧紧握住他的双手。

“今天晚上我不能同你辩论，”他说，“这件事来得太突然——我没有想到——我必须有时间仔细想一想。改日我们一定要好好谈一谈。不过，就目前来说，我要你记住一点：倘若你因为这件事而招祸，倘若你——为此而丧生，你就让我心碎了。”

“神甫——”

“别打断我的话，让我把要说的话说完。有一次我曾对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我再没有别的人了。我想你并不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这样小小年纪，要完全理解是很难的，我在你这个年纪，也不会理解。亚瑟，你对于我，就像我的——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一般。你明白了吗？你是我眼睛的光芒，心灵的希望。我就是死也不能让你走错一步，毁掉你一生。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要你在我面前许下任何诺言，我只请求你记住这一点，并且多加小心。即使不看在你母亲在天之灵的分上，也要看在我的分上，每采取一个无可挽回的步骤之前，一定要三思。”

“我会三思而后行的——还有——神甫，为我祈祷，为意大利祈祷吧。”

他默默地跪下，蒙泰尼里默默地将一只手放在那低垂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亚瑟站起身，吻了那只手，脚步轻盈地穿过露水沾湿的草地走了。蒙泰尼里一个人坐在木兰树下，目不转睛望着面前的茫茫黑暗。

“这是上帝的惩罚降落到我身上了，”他想道，“正如降落到大卫身上一样。我，亵渎了他的圣殿，把圣体捧进肮脏的手——他一直耐心待我，而现在报应的时刻到了。‘汝于暗中行此事，吾却欲于所有以色列人面前，于光天化日之下惩汝，汝所得婴孩注定死矣。’^①”

① 引自《圣经》。



第二章

詹姆斯·伯登先生对他那位年轻的异母兄弟要同蒙泰尼里一起“漫游瑞士”的主意颇不以为然。然而，若公然阻止他与一位年长的神学教授共同进行一次无伤大雅的采集野生植物的旅行，在不明真正原因的亚瑟看来，就会显得专横而荒谬了。他会立即将此归因于宗教或血统的偏见，而伯登家族的人却正是以开明和宽容大度而自豪的。自从一百多年前伦敦和里窝那两地的“伯登父子船舶公司”开业以来，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忠诚的新教徒和保守党。但是他们认为，英国绅士即使与罗马天主教徒共事也应公公道道，因此当那位一家之主觉得鳏夫生活无趣，娶了他稚子幼女的漂亮的家庭女教师——一个天主教徒——为妻的时候，那两个年长的儿子，詹姆斯和托玛斯，虽然因家里有一个年龄与他们相仿的继母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含愠不语，屈从天命了。老头子死后，长子娶了妻房，继母格拉迪斯本已艰难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如此，在她有生之年，那弟兄二人仍诚心诚意尽其可能保护她不受朱莉娅那条刻毒舌头的伤害，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对亚瑟尽职尽责。他们甚至并不装出喜欢那个少年的样子，他们对他的慷慨主要表现为毫不吝惜地供给他零花钱，一切行动，听其自便。

因此，亚瑟接到回信的同时，还收到一张足以支付他的花销的支票和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允许其假期自便。他花去一半多余的钱买了植物学书籍和植物标本夹，然后跟神甫一起动身，踏上他首次漫游阿尔卑斯山的旅程。

蒙泰尼里那样轻松愉快的心情，亚瑟很久没见过了。花园里那次谈话对他的震惊过后，他渐渐恢复了心态平衡，现在看待那个问题冷静多了。亚瑟毕竟太年轻，阅世未深，他的决心并非是不可改变的。来日方长，只要循循善诱，晓之以理，仍有足够时间让他从刚刚踏上的危险道路上返回来。

他们原打算在日内瓦逗留数日，但一见那令人眩目的白色街道和尘土飞扬、旅游者熙熙攘攘的休憩场所，亚瑟便微微蹙起眉头。蒙泰尼里一声不响，饶有兴味地望着他。



“你不喜欢这儿吗，亲爱的？”

“很难说喜欢，或者不喜欢。它远不是我所期望的样子。不错，湖很美，我也喜欢那些山的形状。”他们这时正站在卢梭岛上，他指着日内瓦湖南岸萨沃伊小镇那边连绵不断的重峦叠嶂的轮廓说，“但这个镇子样子太死板、太整齐——俨然一副新教徒面孔，还带着一种自满自足的神气。不，我不喜欢这地方，它教我想起了朱莉娅。”

蒙泰尼里哈哈大笑：“可怜的孩子，多么不幸！好啦，我们是来这儿消遣解闷的，没有必要非待在这儿不可。要是今天在湖上泛舟，明天早晨进山，你看怎么样？”

“可是，神甫，您不是想在这儿待几天吗？”

“我亲爱的孩子，所有这些地方我都看过十多次啦。我这个假期就是要看你玩得开心。你喜欢去哪儿？”

“如果您真是觉得去哪儿都无所谓的话，我倒愿意沿河逆流而上，找到它的源头呢。”

“你是说罗纳河？”

“不是，是埃维河，你看这条河水流多急啊。”

“那我们就去沙莫尼。”

他们驾一叶扁舟，扬起白帆，在湖上漂泊了一个下午。湖光水色给亚瑟的印象，远不及那条灰暗而混浊的埃维河。他生长在地中海边，见惯了潋滟碧波，但他更向往奔腾激越的湍流，因此那条冰川一样疾促迅猛的河流给他带来无限的喜悦。“它如此执著，奔流不息。”他说。

第二天早晨，他们向沙莫尼进发。当驱车在美丽富饶的山谷田野间穿行的时候，亚瑟的情绪十分高涨，但驶上克鲁兹附近蜿蜒曲折的山路，进入高大巍峨的群山怀抱之后，他变得严肃和沉默了。过了圣马丁，他们便弃车步行，缓步循山谷而上，在路边的牧人小屋或小山村里借宿，然后凭兴致所向，继续漫游。亚瑟对景色的变化特别敏感，途中看到第一个瀑布时，他那欢喜雀跃的神情，使别人见了也为之高兴。但越接近雪峰，他渐渐超脱了这种狂喜情绪，进入一种梦幻似的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这是蒙泰尼里以前从未见过的。他和群山之间好像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往往一连几个小时躺在幽暗、神秘、山风回荡的松树林中一动不动，从高大挺拔的树干之间，观看外面闪光的峰峦和秃兀的悬崖峭壁组成的阳光灿烂的世界。蒙泰尼里则以一种悲哀的妒忌心情在一旁观望他。

“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你都看见了些什么，亲爱的。”有一天他正读着书，偶尔抬起头来，只见亚瑟仍像一个钟头前那样，四肢舒展开趴在他身边的苔藓地上，睁大眼睛，凝视林外广袤无垠的碧蓝天空和皑皑雪峰。他们已经离开大路，来到戴尔塞斯山泉附近一个僻静山村投宿，是时晴空万里，红日低沉，他们已爬上一个松柏覆盖的悬崖，等待观赏降临勃朗山峰圆顶和尖顶山头上的阿尔卑斯